

嘉善记忆

春暖花开时，竟然会念着一棵如虬的苍老柏树

■陆勤方

莺歌燕舞的季节，满眼的花，满眼的绿，看见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生机盎然，都是激情荡漾。草长莺飞的阳春三月，是人们外出踏青的日子，也是人们舒展身姿、享受浓浓暖意的时候。透过窗棂，便是一树的绿芽，萌发着、张开着。这就是生长的姿态，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稚嫩的芽叶鹅黄、透明，薄薄的。天空湛蓝，云丝飘浮，轻柔、舒缓。天空的深邃、遥远，仿佛蕴含着四季的轮回，像生命一样，永恒、无限。比如小草，一岁一枯荣；比如树木，年年长新枝。偶尔之间，一群小鸟叽喳着掠过窗外，惊醒了站在窗前的人。那人，就是我。我在春暖花开的风景里，竟然会想念起一棵树，一棵在校园里矗立如虬的苍老柏树。当年，意气风发地站立在三尺讲台后，面对着一群含苞待放的青少年，从朱自清的《春》到《荷塘



（图为“嘉善二高”内的柏树现状，由起子提供）

月色》，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纪念刘和珍君》，用比学生们早几年读到的知识、解释和理解，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之中，像模像样地比划着、阐述着。教学楼外有两棵相距不远的柏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霜雪漫天，始终静默着、矗立着，仿佛也在聆听、注视。每天早、中、晚去食堂的时候，都得从两棵柏树底下经过。仰面望去，它们是这样的高大、挺拔。有些许破裂了的树杆，从地面直挺挺地窜到二层楼顶那般高，树梢头上有一二舒展开来的枝叶，很稀疏的样子，而且已经干枯了好多，极少的墨绿深沉。后来，位置偏南且相对瘦小的那棵柏树，大概是影响到了要新建的楼房，被砍伐了。站在北侧的那棵还留着，只不过已经紧靠着新建的楼房墙壁，底下都浇筑成了坚硬的水泥场地。多少年以后，我才从县志的记载中，知道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原来是县学的所在。所以，民间一直称其为孔庙，是几百年来传经诵诗、教书习礼的文雅之所，是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启蒙明伦、崇德尚义的成长之地。依志书所记，自明正统七年（1442）建县后第一位进士及第，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止科举取士，嘉善虽是一“蕞尔小县”，但明清两朝历代的科第之盛却是“甲于诸邦”，累计登第进士 187 人、举人 510 人、“五贡” 493 人，共有巍科人物 13 人次，是全国出巍科人物最多的 26 个县之一。先后出现了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状元钱士升、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状元蔡以台。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做教书匠的那些年，那地方叫“嘉善二中”，据说当时是全省八十所重点中学之一，有初中、高中两部分。记忆中的校园里还有别的一些年份久远的树木，比如在大礼堂兼学生食堂南北两侧的两排高大的青桐树，硕大的树冠，既能为学生遮风挡雨，也能营造“桐荫读书”的氛围；比如篮球场北侧的一列松树，如火炬一样，四季常青；比如在已经改建成校企墙院里的那株蜡梅，金黄而又透明的梅花，盛放时会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香气……几十年一晃而过，原来的校园依旧，只是

已改名为“嘉善二高”，所有的建筑包括教学楼、实验楼、体育馆、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等，都已经改建、再改建，前些年女儿在那上学时，我也曾去过，看到的是“面目全非”的一个崭新空间。而那棵孤独苍老的柏树还在，依然紧贴着已改为办公楼的墙壁西侧，默默地矗立着。嘉善析置建县于明宣德五年（1430），第二年才有第一任叫郑时的知县到任，筚路蓝缕，开拓创业。县学始建于郑知县到任的第二年，也就是宣德七年（1432）。县学的创建一定得提到一位叫陆坦的乡绅，一是因为县学的选址为陆坦的献地，二是因为陆坦还捐金三百多两建造了学宫的礼殿，即大成殿。而后费时近百年，至嘉靖年间，嘉善县学几经修筑、增建，终于成为“甲于诸邑”的壮丽学宫，高大宏丽。及至清朝康熙盛世之时，大成殿内先后恭悬有康、雍、乾、嘉四帝的御书匾额：康熙二十四年（1685）恭悬御书“万世师表”、雍正五年（1727）恭悬御书“生民未有”、乾隆五年（1740）恭悬御书“与天地参”、嘉庆四年（1799）恭悬御书“圣集大成”，可见得嘉善科举教育曾经是多么辉煌。沧海桑田，数百年变迁，轮回，曾经的壮丽学宫虽然还是培养、教育学生的地方，但能够寻找到的县学或孔庙的遗存，好像就只有这一棵孤独的柏树了。每年的春季暖阳之时，稀疏的树冠上，依然会吐露出几丝新枝嫩芽来，预示着那份生命的坚韧、强劲。“原有建筑已圯废或拆建，现剩两棵有 500 余年树龄的虬柏，仍挺立在二中教学楼东侧。”这是我在 1995 版《嘉善县志》上“教育”编中“县学、书院”目下找到的文字，说明那时两棵柏树都还在。同时，又在《嘉善县古树名木调查表》中，看到了位于“嘉善二中院内”的柏树，胸围有“3.05 米”的说明，没有标示“大约种植时间”，也没交代“树高”“冠幅”。再去找寻关于那两棵柏树的史料，清光绪县志的“物产”篇里，也就这样一段文字，且好像不是说县学里那些树的：“柏，有刺柏、桧尖柏诸名。一种名扁柏，即侧柏。”也不知道现在还能见到的那棵，应算是柏树的哪一种？至于说校园里的柏树已有 500 多年树龄，估计也是根据县学创建、增修的历史来推算的，或许，还可以说是已有近 600 年的树龄了。

吴镇名画赏析

墨竹(梅)篇

高节凌云空自奇——《高节凌云图》

■沈国庆



吴镇的墨竹作品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最早且较可靠的是他至元四年即 1338 年画的这幅《高节凌云图》，此时吴镇 59 岁，基本上已快进入晚年。《高节凌云图》又名《古木竹石图》。画面上有墨竹一丛，竹子前面横亘坡石一块，竹后衬以直立古木，凸现在视野中心的是墨竹形象，画中的墨竹、古木以及斜入的石坡都好像是巍然挺立，雄视万物，表现出一种世俗难以羁绊、常人难以匹敌的气概。它的孤傲、不同凡俗正是吴镇坚守高尚的情怀与志向高远个性的自喻，就像这幅画的名字一样高节凌云。这幅画展示了吴镇对古树、竹子和岩石画风的创造性改编，该技法被后来的文人画家所推崇。画面规模宏大，以重叠的形式和新变的墨色营造出一种衰颓的错觉，并以浓郁的湿墨唤起雨后树叶的外观，让人想起宋代的描述性自然主义。左上角有草书题跋：“高节凌云只自奇，谁人识是鸾皇枝。至音已入无声谱，莫把中郎笛管吹。至元四年夏五月梅花道人戏墨。”存世的吴镇墨竹作品从风格上来看差异不大，包括书法上的面貌，不过这幅《高节凌云图》比较特殊，说其特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此图画幅较大，题材丰富，属于典型的“枯木竹石”全景性的一类，主要的构图和表现形式与赵孟頫、李衍等非常接近；二是此画的题款，在画面上题款占了重要的位置，数字较大，这与赵孟頫和李衍完全不同，赵孟頫善书但很少在画上题，就算题跋也以“字不占画位”，往往只书“子昂”二字，而李衍则不善书。《高节凌云图》是吴镇存世墨竹作品中唯一的“全景性”墨竹创作，其余虽形式上有手卷、册页、条幅等，但皆是以“折枝”为主。“全景”与“折枝”的墨竹在绘画上有很大的区别，不仅题材丰富，对表现这些题材的能力和要求都比较高。“全景性”的墨竹画法主要脱胎于山水画，特别是元代这种墨竹、树石相兼的画法最具代表性。它属于全景花鸟画中的一类，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较之于设色全景花鸟画，对于书法用笔的要求和格调都更高。从《高节凌云图》来看，吴镇 59 岁时的竹子非常类似于赵孟頫、李衍一路的“全景大幅”的墨竹风格，特别是画面的构图和结构，甚至连草的画法也极似赵孟頫，这说明吴镇早年受到赵孟頫和李衍画竹的影响，画风与晚年不相同的可能性。此外，吴镇在这幅画上的题款意义不可小觑。明代沈灏曾说“元以前多不用款”，其主因是“有伤画局”。唐宋绘画皆求“形似”，以“写实”为主，崇尚“形神兼备”，很少有题款导致字占画位，喧宾夺主。在写实风格下，题款在画面上非常难以协调，所以元之前的题款一般都隐于角落或藏于石隙树干。不仅在绘画上如此，在理论上也一样，这与后来的文人画在审美追求上是极为不同的，文人画这种追求“诗画一律”表现手法，使得诗书画在画面位置经营上从内容到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与和谐。

《高节凌云图》
材质：绢本水墨
尺寸：纵 166.7 厘米，横 97.8 厘米
创作时间：1338 年，吴镇 59 岁
收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铃印：梅花庵、嘉兴吴镇仲圭书画记

嘉善非遗

水乡天籁

——从五姑娘到嘉善田歌的文化基因

■张会君

位于西塘古镇西线入口，有一处占地 3000 平方米的五姑娘主题公园。关于“五姑娘”这一主题的由来，则是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关。相传在清朝咸丰年间，长工徐阿天和地主小姐五姑娘相爱，遭到五姑娘哥哥杨金元的残酷迫害，五姑娘被活活逼死……这段流传于民间的凄美爱情故事，被世人以传统的十二月体民歌手法创作成为嘉善田歌《五姑娘》。“正月梅花开来是新年，窑村东浜出了一个徐阿天，徐天哥哥屋里穷来既饭吃，要到方家浜杨金元拉屋里去做长年……”“二月杏花开来白洋洋，方家浜杨金元屋里出了一个玲珑乖巧五姑娘……”这首田歌曾在嘉善农村几乎家喻户晓，关于五姑娘的故事也传遍了嘉善，乃至江苏吴江、上海青浦等地。而今，这首歌曲早已传唱了一百多年。2004 年，韩金梅、何兆华、刘志康、莫凡等人根据嘉善田歌改编的音乐剧《五姑娘》又一次将五姑娘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获得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说到嘉善田歌，它宛若一部流淌千年的时光留声机，在青瓦白墙间流转的旋律里，既有稻穗拔节的清音，又回荡着桑蚕吐丝的絮语。这曲萦绕在水乡血脉中的天籁，以吴依软语为梭，织就三千年农耕文明的锦绣长卷。田歌，顾名思义即在田间劳作时唱的歌。嘉善地处杭嘉湖平原，由于县内无山，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或休息时演唱，所以称为田歌。在历史上，嘉善人把田歌称为“山歌”，把唱山歌比喻为一个人得意之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乐起来，后来因为多在田间开唱，又称“落田山歌”。嘉善县境内水网交织，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名扬天下，并以“地嘉人善”著称。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发展，为嘉善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就在江浙一带采风，搜集了大量的地方民歌，其中《山歌》中就收有江浙交界地区的许多叙事歌和四句头山歌。清代《斜塘竹枝词》中也写道“只得东皋农事起，付他牧竖当山歌”“梵声才罢渔榔起，醉听侬家阿子歌”。到了明清时期，作为江南的望族文学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柳洲词派就是以嘉善的曹、魏、钱三大文人家族和其他十多家名门望族为主体的文人群体、词人群体，这些词作中有很多描写当地农村田园的作品。比如，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选》“吴声歌曲”中就收有嘉善田歌；冯梦龙的《山歌》里也有关于嘉善田歌的记载。作为词乡嘉善，历代词人辈出，词作品也不少。长期受土文化的影响，“歌”一类的音乐文学被分解，词虽得以保留，但曲却已失传。直至清代，文人雅士由于受到民歌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产生于清代的嘉善竹枝词，饱含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了很多社会生活信息，成为研究当时历史文化和状况的极好资源，也是研究嘉善田歌很好的突破口。此外，嘉善作为江浙一带的重要产粮区。水乡的静谧，田间的劳作，在暮归的田埂上吼几嗓子，成为农人们消解疲惫的方式。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嘉善田歌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水乡风味的优美旋律相结合的整体风格。嘉善田歌的演唱无需配合劳动节奏，旨在抒发生活遭遇，由此触景生情、情系心声、声出成歌。它在表现上常用“比兴”手法，采用含蓄隐晦的比喻，导出本段的音韵，隐含着与歌词内容或情节发展的内在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音乐形式不断发展变化，单人的演唱变成了轮唱或对唱的形式。轮唱的人数不等，常见的有三人。演唱时的随意性，致使在场的人都可以“插一杠子”随意发挥。嘉善田歌与劳动的节奏无关，多为一些轻松而又富情调的歌，如念唱的“急急歌”。嘉善田歌在发展轨迹上经历了无字歌（只唱衬词）——“四句头”——叙事歌，多用比兴手法。从旋律看，四句四单元的“起、承、转、合”关系很清晰也很协调，自然而舒展。此外，嘉善田歌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念唱相结合的唱法。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嘉善田歌的发展是伴随着整个农耕劳动进行的，其歌唱内容主要为劳动、爱情、生活等，劳动与爱情是嘉善田歌永恒的主题。悠久历史的传承、特殊文化的源泉、田园牧歌的美感共同构成了嘉善田歌独有的文化标识。从田野到舞台，从农村到城市，从旧社会到新时代，古老的田歌与现代的元素碰撞、结合、探索。而今，嘉善田歌也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嘉善田歌化作水墨江南的灵气，在烟雨碧波中绵延生长。它不仅是稻作文明的活态诗篇，更是镌刻着鱼米之乡集体记忆的文化基因，让每一个音符都浸透了水乡的湿润，让每一段唱词都凝结着土地的温度，将古老农耕智慧与当代生活美学谱写成跨越时空的永恒和鸣。